



中国艳色

元代宫廷艳史

(三)

[民国]许慕羲摇著



第四十回 因忧惧太子逝世 落圈套王妃悬梁

摇摇话说镇南王脱欢，因安南不允假道，怒他抗命，挥兵直向安南杀去。安南国王陈日烜，既不允元兵假道，自然早有预备，元兵到来，便有安南管军官阮□等前来接战，连战皆败。又有国王从兄兴道王陈峻，扼守界口，不许通道。脱欢遣使晓谕，令他开道，陈峻不允，乃再挥兵深入。陈峻战了一阵，即行败退。脱欢见连次获胜，遂不以敌军为意，竟薄安南城下。国王陈日烜，已弃城遁去。脱欢入城，搜查宫内，绝无珍贵之物，即文牒等件，亦尽行毁去，即命将士追袭，日烜已不知去向。时峻都已率兵来会，与脱欢驻兵安南城中，军士不服水土，瘴疠交作，日有死亡。兼之安南城中一无所有，粮饷又复不继，只得商议退兵。行至富良江口，无船可渡，正在登山伐木，筑桥渡江，不意山林里面，一声呼啸，安南伏兵四面杀来。元军不曾防备，仓猝迎战，如何能够抵敌？

脱欢忙一面督军抵御，一面赶筑浮桥。等到浮桥筑成，岸上的元军，已有一半带伤。脱欢亟命李恒断后，自己首先过桥。军士见主将过江，也就纷纷争渡，安南兵却用毒箭顺风四射。元军因桥狭人多，已经不能普渡，再加毒箭如飞蝗般射来，左右躲闪，溺死江中与毙于箭下者，不计其数。李恒断着后，待兵马渡过，方遂带队渡江，左颊上已中了一箭，血流满面，安南兵还要追过江来，幸得浮桥已经路断方才狼狈而回。退到了思明州，李恒伤重而死，峻都亦于渡江时跌落水中，送了性命。世祖闻得败耗，不胜愤怒，乃发蒙



古军千人，汉军四千人，至思明州，归镇南王调遣。又谕左丞相阿尔哈雅等，大征各相兵，陆续接济。吏部尚书刘宣奏称：安南臣服已久，岁贡不缺，似在可赦之列。且镇南王出兵方面，疮痍未复，若再遇讨，兵士未免寒心。且安南地方，瘴疠甚重，不如稍缓时日，再图后举。世祖不从。其时安南国王陈日烜的兄弟益稷自拔来归，世祖竟封益稷为安南国王，大发江淮、江西、湖广三省蒙古军，及汉军七万，云南军六千人，海外四州黎兵一万五千人，再伐安南，纳益稷为王。所有右丞阿八赤、程鹏飞及参政樊揖以下，均归镇南王脱欢节制。安南王陈日烜闻得元兵大举再来，仍旧用着前次的老法子，弃了城池，逃入海中。

脱欢进了城，传令兵将入海追寻。这样的茫茫大海，烟波浩渺，如何追寻得着，不过徒劳跋涉罢了。这样的过了几个月，右丞阿八赤对脱欢说道：“敌人遁入海中，乃是待我疲敝，再来争战的意思。我军尽属北人，到了春夏之交，瘴疠大作，如何禁受得住？更兼粮草不继，敌兵来攻，岂不是束手待毙么？还以从速退归为上。”脱欢闻言，遂即传令退兵。哪知陈日烜已从海上集兵三十万，自安南北方绕至东关，截击元兵归路。元兵前次上过大当，此时退兵，倒也加以防备。那安南兵也不十分击截，沿途散处，日与元军交战数十合，只争先抢夺器械马匹，一任元军自退。及至到了东关，四面皆山，安南兵占住了险要，一声鼓响，万弩齐发，元兵纷纷落马，箭头上又敷着毒药，见血即毙。阿八赤与樊揖保着脱欢奔路而走。安南兵哪里肯放，专门望着大纛杀来。阿八赤忙对脱欢道：“王爷要保全性命，必须弃了衣甲，扮作小兵，免得敌人注视，方可脱生，我等誓死报国



了。”脱欢只得脱下王袍，弃去王冠，杂在小军里面逃走出来。阿八赤、樊揖等尽皆战歿于阵。脱欢逃出重围，听得敌兵从后追赶，吓得他惊魂荡魄，不敢向大道而行，只往僻静小路飞奔而逃。到了思明州，收拾败残人马，十死六七，损失辎重衣甲不计其数，只得据实奏闻。世祖勃然大怒，下诏切责，令其镇守扬州，终身不准入朝。又拟简选兵马，另任良将，征讨安南。那安南王陈日烜，倒也知时识势。大胜元兵之后，居然遣使，卑词谢罢，并贡金人一座。世祖也知日烜不得好惹的，遂即就此收篷，把安南的事情搁置起来。还亏是诸王桑阿克达尔与右丞台布，分道进攻缅甸，连得胜仗，收降了西南夷十二部，所以缅甸、印度、暹罗及南洋群岛各部落，都愿纳币请降，总算遮盖了面子，不至十分扫兴。

其时卢世荣以言利见用，日见宠任，专权揽势，毒害人民，竟敢利用阿合马余党假公济私，奏称太子阴谋禅位，台臣擅匿奏疏，不以上闻。世祖大为震怒，把个皇太子真金竟吓出病来，医药罔效，遽尔殒命。那太子真金，素称仁孝，为什么有阴谋禅位的事情呢？原来自王著矫称太子命令，擅杀了阿合马，世祖虽未想及太子，太子心中已竟自觉不安。那朵儿只又因身为长子，不得立为储君，心内很是不服。见卢世荣深得世祖信任，便与他暗中联络，媒孽太子。那阿合马的余党也衔怨着太子，要想报复。恰巧南台御史上疏奏请内禅，台臣以世祖精神矍铄，这疏上去，必不见允，便将原奏搁起，不以上闻。朵儿只知道这事，便和卢世荣商议，将此事举发出来，借此动摇东宫的地位，太子竟以此忧惧成疾而死。御史陈天祥等弹劾卢世荣屈陷东宫，罪在不赦。由世



祖亲加鞫讯，即行正法，朝野称快。那朵儿只当世祖亲讯世荣的时候，心内栗栗危惧，幸得世荣并未扳出他来，方得安然无事。

朵儿只侥幸免罢，便应该深自敛迹。不再胡为了，谁料他非但不知改悛，反因太子的元妃弘吉刺氏生得一貌如花，心里十分垂涎，居然不顾人伦，做出私通的事情来了。那太子的元妃乃弘吉刺人，名唤阔阔真，本是贫家之女。世祖出猎，觉得口渴，行经一座逢帐，见有个美丽女子在帐内整理驼茸，翻身下马，径步入帐，向女子觅一杯马乳，借止口渴。女子答道：“马乳虽然有，在这里，但是我的父母兄弟皆不在家中，我一个女子，不便给你。”世祖听了这话，不便强索，遂即退步出外。女子又道：“我独居于此，你是个男子，自来自去，难免嫌疑，我的父母不久即归，你可略略守候。”

世祖只得在帐内守候。果然不到一刻，有个老头儿走将进来，见了世祖，慌忙行礼。世祖命他起身，问其姓名，方知老儿名唤诺延，这个女子，乃是他最小的女儿阔阔真。当下诺延取出马乳，奉于世祖。饮毕，出帐而行，深赞阔阔真知礼，常常的对妃嫔们说及此事道：“人家能得这样的女子做媳妇，必然能尽妇道的。”后来为太子真金选择元妃，不论怎样美丽女子，都不中意。有个老臣，曾经闻得世祖称扬阔阔真的贤慧，料知世祖的意思注重在阔阔真身上，打听得阔阔真尚未许字，便向世祖言及。世祖大喜，即选阔阔真为太子元妃。果然性情温淑，孝事翁姑，每日服侍皇后，不离左右，甚至所用手纸，也在自己面上擦柔软了，方才进奉。偶值太子有病，世祖驾临东宫，见床上陈设着织金卧褥，不



禁怒向元妃道：“朕尝称你为贤，如何也这样的奢侈呢？”元妃忙跪下奏道：“平时本不敢用，今因太子患病，恐有湿气，所以用的。”世祖闻言，回嗔作喜说：“果然天气郁蒸，湿热甚重，朕未见及于此，反误怪你了。”等得世祖启驾，立即把织金垫褥撤去，永不复用，因此世祖常称她为贤德媳妇。

这时太子因病殒命，元妃盛年守孀，寂寂寡欢，每逢花晨月夕，佳时令节，未免悲伤哭泣。偏偏那个朵儿只看中了这位弟妇，常常趑进东宫来，安慰着她。蒙古风俗，本来没有什么内外之分，男女之嫌，大伯弟妇，小叔嫂子，可以任意来往，互通殷勤，便□谑浪笑傲，饮食起居，也不避忌的。元妃得着这位多情的大伯时来宽慰，早把思念太子的心完全抛却，和朵儿只偷寒送暖，十分要好起来。女子的魔力果然不可思议，当太子真金在日，朵儿只因自己行次居长，不能立为东宫承继大统，千方百计地要推翻太子。如今太子既死，他与元妃有了私情，竟把从前的心意大加改变，情愿将皇帝的位置，让于真金之子铁木耳，不再运动储位了。所以世祖和群臣商议立储之事，朝臣里面，有的主张立长，有的主张立太孙，议论纷纷不一。世祖也弄得没了主意，迟疑不决。朵儿只便启奏世祖道：“故太子仁孝恭谨，不幸为奸人构陷，惶惧而歿，其子铁木耳亦复颖慧明达，气度不凡，父皇倘不忘故太子，立铁木耳为皇孙，必能承继大统，无负委托的。”世祖见朵儿只请立铁木耳为皇孙，不禁大为称许，说朵儿只很有让德，自己不愿立为太子，他推荐铁木耳为皇孙，可算是千古一人了。当下即从其请，立铁木耳为皇孙。元妃知朵儿只舍了富贵，让给自己的儿子，心内自然感



激不尽，格外与朵儿只要好。

谁知好事多磨，元妃正与朵儿只爱情热烈到极顶的时候，偏偏的又闹起风波来了。因为朵儿只与元妃有了私情，常常地在东宫出入，那些宫女内监，不免窃窃私议，大家当作一桩新闻四下传说。有的说元妃和朵儿只不胜恩爱，便是白天也躲在东宫干那风流勾当。有的说元妃事事都要朵儿只侍候，便是洗脚也要朵儿只替她拂拭。这样的话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京城里面沸沸扬扬的，说个不了。传到了朵儿只的妻子奇儿乞妃子的耳中，不禁醋性大发起来，暗中嘱咐朵儿只随从的卫士，待朵儿只到东宫去与元妃聚会的时候，速速前来通报。那些随从的卫士，一则惧怕奇儿乞的威势，不敢不报，二则得了她无数的赏赐，也要图报。因此朵儿只到了东宫，便有个卫士，悄悄地跑回，报告了奇儿乞妃。奇儿乞妃立刻带了十几个女侍，奔向东宫而来。东宫的卫士早经受过朵儿只的的贿嘱，见奇儿乞妃来势汹汹，知道必是来寻事的，连忙上前拦阻住了，一面派个人飞奔入内，通知消息。朵儿只正和元妃在那里欢呼畅饮，闻得报告，不觉怔了一怔，遂即吩咐通报的人道：“你速去吩咐守门卫士，只道元妃娘娘玉体不快，叫她不必入内。”那人奉命而去，照着朵儿只的话上前去拦阻。奇儿乞妃如何肯依，竖起柳眉，睁圆凤目，高声喝道：“将人家丈夫关在那里，还要装腔作势地摆臭架子么？好不爱脸的蹄子，老娘是什么人，岂是你可以欺负的？”说着，便向宫内直冲进去。那些卫士，因她是位王妃，究竟不敢十分得罪她，见她如发了疯的猛虎一般，往里面直冲，只得让她进来。那奇儿乞妃冲进宫来，已闹得披头散发，沿路哭着，骂着，向宫内奔去。朵儿只听得哭嚷



的声音，忙道：“不好！竟被她跑进来了。”元妃却微微地冷笑道：“好个王妃，竟这样的不顾体统，还成事情么？你且躲起来，自有我去对付她。”

朵儿只听了这话，慌忙从后面绕将出去。元妃早已命宫人撤了酒肴，将宫门大开着，让她进来。那奇儿乞妃一直闹到元妃的内宫，以为朵儿只总在那里，可以当面捉住了，将元妃羞辱一场，略泄胸中的怨气。哪里知道冲进宫内，只有元妃同着几个宫人坐在那里，朵儿只踪影全无。从来说得好，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，如今没有朵儿只在那里，奇儿乞的威势早已挫了一半。元妃却板下面孔，娇声喝道：“你无缘无故带了许多人到东宫混闹，该得何罪？”奇儿乞妃也不肯相让，用手指着元妃道：“你不把我的丈夫关在宫内，我就来混闹了么？”元妃大怒道：“好个泼妇，满口胡言，你的丈夫如何会在宫内，现在哪里？这样地胡闹，那还了得！侍卫们何在，赶快给我抓下来。”那些侍卫听了元妃的吩咐，都伸拳攘臂地要来捉拿。奇儿乞虽然泼辣，却是个无用的人物，见了这般景象，不觉惊慌失措。正在为难的当儿，朵儿只早已回到府中，派了个卫士，前来说道：“王爷刚才回府，闻得王妃到东宫来混闹，命俺前来请娘娘从速回去。”元妃早已向奇儿乞道：“你说丈夫被我关在宫内，怎么还在自己家中呢？现在太子虽然归天，我也是一位殿下的妃子，你敢这样的血口喷人，毁坏我的名节，我也没有别的法子，只和你到金殿上算帐去。”奇儿乞见朵儿只已经回府，知道自己把事情做坏，又听得元妃要金殿上去算帐，不禁十分慌张。那朵儿只派来的卫士又上前向元妃恭身说道：“王爷知道此事，不胜愤怒，命我前来请罪，要求娘娘念着



骨肉至亲的情谊，不要去奏闻皇上，免得获罪不起。至于王妃开罪娘娘之处，王爷自当以家法处治，决不宽贷的。”元妃听了这话，还故意不肯甘休，一定要和奇儿乞去见驾评理。后经宫人们做好做歹地再三劝阻，方才答应放奇儿乞回去。奇儿乞受了元妃的羞辱，回到府中，朵儿只又将她毒打一顿。奇儿乞怀着一肚皮冤枉，无处可伸，呼天呼地大哭一场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拿了三尺白绫，居然上起吊来。未知奇儿乞妃的自尽还有救星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一回 巡辽河铁木耳出师 谋叛变诸王子败绩

摇摇话说朵儿只自私通东宫以后，日夜追欢，不顾嫌疑，被王妃奇儿乞得知，带了些宫娥内监，跑到东宫内室捉奸。因做事不慎，朵儿只早已闻风远避。东宫元妃装腔做势，假逞威迫，一定要奇儿乞去面君评理。又被东宫上下一般宫人，大家做好做歹地侮辱一场。奇儿乞满肚皮恶气难消，回到宫中，朵儿只反以她不顾体面，任意胡闹，责骂了一回。奇儿乞这时真个是冤屈未伸，愤怨交集，想来想去，做这王妃有何用处，尚不如一死了却残生。便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悬了三尺白绫，真个上起吊来。此时金鼓不鸣，五漏无声，三宫六院，妃嫔媵嬙，都静悄悄入了睡乡。独有奇儿乞身旁一个亲信婢女，平日却很忠心，今见王妃含冤莫诉，因自己地位卑贱，也不敢参加一言半语，又见王妃悲愤异常，两眼发直，谅来必有怪事，故此不敢就寝，只暗暗地窥察奇儿乞的情形。及见上起吊来，便慌忙叫起众多宫娥，把奇儿乞解救下来。飞报与朵儿只知道，朵儿只闻报，也觉大吃一惊，忙到奇儿乞内室查看。

此时奇儿乞因吊的时候不久，已经悠悠转来，呜呜咽咽地哭个不休。朵儿只睹此境况，也觉良心发现，自思此事，全是自己闹的，本来奇儿乞平素性情虽是泼辣，而对于朵儿只却很温和。只因元妃放荡挑唆朵儿只，便成了势不两立之地位。朵儿只此刻也兼顾不到元妃方面，便安慰奇儿乞道：“错是我错了，何必一定寻死呢？”当下吩咐宫婢，略进汤药，又经一般宫人苦劝，方把奇儿乞图自尽的意思打消。次



日朵儿只到东宫告诉元妃，元妃也觉得昨日之事做得太过分了：“虽是朵儿只对我感情隆厚，但总是一番私情，倘若这事儿闹糟了，主上闻之那还得了吗！”便也叮咛朵儿只，以后来此，倒要愈加秘密一点。总算这场丑史，没有传到世祖的耳内，便告一段落。

此事方罢，忽然太监来报，朝廷中出了军机大事，闻主上将派遣皇孙铁木耳带兵巡守辽河，右丞相伯颜出镇和林的消息。元妃听得，便令皇孙入宫，问是一段什么原由。铁木耳禀道：“此次西北相侵，早已预伏乱源，自我先皇太祖接大汗位以来，迄今已七十余年。当今主上统一神州，荡平四海，凡亚细亚洲全部及欧罗巴洲东北土，均已归我版图。因诸王族分封在外，不知感德，反同谋作弊，扰乱边疆。主上调兵遏止，未见必克。故遣皇儿提大兵巡守，因有此报。”元妃道：“皇儿此去，倒要小心。”铁木耳退出，便整顿军马，面辞了世祖，一路出发而去。右丞相伯颜亦领旨提兵出镇和林去了。原来这段原由潜伏已久，自世祖统一中国后，覆威及欧、亚。中国皇帝历来没有元时之盛，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大帝国。当时蒙古诸王族各有分土。如旭烈兀之子孙封伊儿汗国，亦称伊兰王国，自阿母、印度两河以西，凡亚细亚一带领地，统归管领，都城在玛拉固阿。如拔都子孙，封钦察汗国，或称金党汗国，在伊儿汗国之北，东自吉利吉思荒原，西至欧洲马加境，凡秃纳河下流，及高加索以北地，统归管领，都城在萨莱。如察合台之子孙封察合台汗国，都城在阿力麻里，凡阿母河东面，及西尔河东南，天山阿近的西辽故土，即中亚细亚新疆一带统归管领。如太宗子孙窝阔台，封窝阔台汗国，以也迷里附近作为根据地，凡阿



尔泰山附近的乃蛮故土，统归管领。以上四个汗国就封后，一切的内政，均由他自己设施。名义上虽由世祖统率，其实早已各怀野心。世祖乃建设阿母河行省，监制伊儿钦察两汗国。又置岭北行省，监制窝阔台汗国。并设阿力麻里及别失八过两元帅府，监制察合台汗国。还有一般比较疏远一点的皇族宗亲，各分镇满洲，因立辽阳行省，作为监督。世祖心中，总以为这一下内外相维，上下相制，好作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了。谁知徒法不能自行，福兮祸所倚。窝阔台汗国，自宪宗嗣位之际，已经怀抱不平，不过那时尚不便发作。及到世祖入继大统，阿里不哥乘机构衅，时太宗孙名叫海都，为窝阔台汗国首领，也曾暗中帮助阿里不哥，希图推倒世祖。不久阿里不哥败亡，海都便静蓄兵力，图谋大逞。当这个时候察合台已死，其从孙亚儿古嗣位，为察合台汗，与海都同谋。事为世祖探知底细，即遣使至察合台汗国，斥逐亚儿古，更别立警合台族内曾孙名八刺的为汗。在世祖之意，欲使八刺连结钦察汗国。与拔都之孙蒙哥帖木耳共制海都，殊不知八刺亦不怀好意，竟暗暗嗾使海都，共图钦察汗之地，事成各分疆土。海都就派兵侵略钦察境。蒙哥帖木耳探知究竟，早为之备。及海都兵到，蒙哥帖木耳出奇兵攻破海都后部，海都首尾受敌，便引军退走。而八刺不但不发兵帮助海都，见海都军败，反引自己的军去侵占海都的土地。海都大怒，大骂八刺不守信义，便欲引军转攻八刺，却恐钦察兵尾其后，腹背受敌。只得卑辞向蒙哥帖木耳谢罪，并请其援助，方把八刺杀退。八刺却贻书恐吓海都，只说要到燕京请师。海都正怕八刺联合燕都，兴师问罪，只得又与八刺讲和。蒙哥帖木耳来会，于是三汗模仿库里尔泰会，同订盟于



恒罗斯河畔。海都遂被推为蒙古大汗。

此时独伊儿汗国没有通谋，因伊儿汗的始祖是旭烈兀，乃世祖的亲弟，从来服从世祖，永不肯违背。传至其子阿八哈，亦秉承父志，归顺朝廷，世祖颇嘉许。及三汗谋叛，海都传秉阿八哈，叫他起兵响应，共抗燕都，阿八哈自然不允，海都便与八剌联兵来攻伊儿汗东境；又约钦察汗蒙哥帖木耳，起兵侵略伊儿汗西北。阿八哈闻海都、八剌联兵来攻，大怒，当即调集部众计议，如此而行。于是阿八哈支配停当，先引一军迎出，与海都、八剌联兵交战，约数合便退。海都、八剌驱兵赶来，阿八哈且战且走，诱敌深入其境，忽然四面埋伏屈起，奋勇杀来，阿八哈又回兵来攻，把海都、八剌弄得惊慌失措，几乎被擒，幸亏逃去得快，方保了性命。阿八哈方战胜海都，又复堵截钦察兵，唯钦察兵甚是狡猾，闻伊儿汗兵来，不战便退。阿八哈收兵回时，他又驱兵赶来，弄得阿八哈进退不得，疲于奔命，未几染疾身死。其子阿鲁浑嗣主，其叔阿美德心中不服，常欲夺取位置。故阿鲁浑不暇对外，任凭海都鸱张势焰，海都得寸进尺，竟欲逼入燕都。世祖先以为谊关宗族，未忍往讨，只遣派使臣去抚谕他们，唯海都性颇骄傲，竟不肯奉诏。世祖不得已乃遣皇子耶木罕为大元帅，同宪宗之子昔里吉，及木华黎孙安童，统兵防御。不料昔里吉受海都运动，竟把耶木罕、安童二人拘禁营中，反响应海都，导敌兵将入和林。世祖闻报，急遣右丞相伯颜统兵兼程而进，抵鄂尔冲河畔，与昔里吉相遇，被伯颜攻破营帐，救出耶木罕、安童。昔里吉事败遁走，海都等固素惮伯颜善战，亦不敢进兵相逼。伯颜乃派留守防御，引兵还燕都。适西北诸王中乃颜谋逆，原来



也受了海都运动，欲起兵助之。乃颜即太祖之弟别勒古台的曾孙，别勒古台会封于广宁、路思州二城，以斡难克鲁伦两河之间为驻地，子孙永袭为王。

世祖怒乃颜甚，与右丞相伯颜商议起兵往讨。伯颜道：“西北诸王众多，若一起兵，反胁从乃颜，恐怕祸乱蔓延，倒不可治。不如乘他未发，宜遣使宣抚为是。”世祖亦以为然。但没有适当之臣可使，伯颜自愿前往，世祖乃派伯颜北行。伯颜自思此去，乃颜未必肯顺从，不如先结好驿吏，倘其中有变，方能保得万全。故每至一驿，辄把衣裘等物颁给，驿吏都甚感激。及与乃颜相见，反复慰谕，乃颜却含糊答应。伯颜窥知其意，料必无挽回希望，即不辞而去，驿吏争献健马，遂得速遁。言于世祖，世祖忧虑，有宿卫使阿沙不花出谋，宜先安抚诸王。世祖乃得阿沙不花赴西北，扬言乃颜归顺；诸王束手，皆被阿沙不花说得屏足敛容，不敢抗衡了。世祖见诸王收服，便决议亲征乃颜。朝中用桑哥为尚书，桑哥乃卢世荣余党，今得政权，便大起私心，横征暴敛，弄得朝野不宁。世祖统领大军，也不暇顾及，竟抵乃颜的境地，左丞相叶李密奏道：“蒙古将士多与乃颜亲昵，恐不能战，不如启用汉军，用汉法击之，必能获胜。再遣大军断其后路，乃颜虽顽横，亦不经敌了。”世祖命左丞李庭等统率汉军冲锋至撒儿都鲁地面，与乃颜交战，乃颜经不住汉军勇猛，退去坚壁不出，两下相持数日，乃颜终不肯出战。世祖用乡农司铁哥的疑阵计策，张盖胡床饮酒，态度自若，乃颜侦察探得，报知如何情形，乃颜忙与塔布台等商议，塔布台以为世祖如此闲暇，定必兵精粮足，若与他相抗，乃受牵制，不若乘夜退走，据险处抗守为妙。乃颜亦惮世祖兵



强，便谕部众潜退。被李庭探悉，请世祖发令引敢死士十余人，执火炮、火箭进攻，乃颜部众归心似箭，哪里还肯交战，当即一齐败走。汉军个个奋勇，倒反感动了蒙古军，大家争先杀敌。乃颜部众，左冲右突，死伤大半，塔布台为乱军所杀，乃颜只单独逃出来，喘吁吁地抱头乱窜，不意道路崎岖，战马不行，忽然一声响亮，乃颜连人带马一齐踏入泥陷之中，不能得脱，眼见得乃颜被获，枭首示众。

世祖平定地方，诸王均畏服威从，乃班师回燕都。忽辽东宣慰使塔出飞章驰奏，言乃颜余党失都儿等窜入，扰乱咸平，请速发兵救济。世祖遂遣皇子爱牙赤领兵万余人前去破敌，爱牙赤驱兵前进，与叛党相遇，两下混战，叛党东出西没，倒把爱牙赤牵制着，不能援济塔出。塔出知爱牙赤不能会兵，乃星夜与麾下十二骑，及沿途征集数百勇士直抵建州，与失都儿前军部将大撒拔都儿相遇，敌众约千余人来攻，塔出奋勇当先，毫不畏惧，麾下骑士见主将如此勇敢，大家鼓舞杀入，真个是一人拼命，万夫难挡，一阵砍杀，竟将大撒拔都儿部众杀退，投降约数百人。塔出两中流矢，却不甚要紧，仍然指挥兵士，冲杀前去。叛党帖古歹却不来战塔出，而引兵围击爱牙赤。塔出知爱牙赤不能抵敌，乃调兵千余名，绕道至懿州附近，猛攻帖古歹，敌众意气扬扬，蜂拥抵御，帖古歹骑着战马，执旗挥众。塔出看得亲切，忙拈弓搭箭，飏的一声，穿入敌阵，不偏不倚，端端射中帖古歹中口，镞出项间，顿时死于马下。余众见头目丧亡，尽皆丧胆，便不战而溃。

塔出追至阿尔泰山方才收兵。回至懿州，人民感谢塔出之德，肃清叛党，皆互相涕泣罗拜。塔出安抚已毕，上表告



捷，世祖下诏嘉奖，并赏赐明珠虎符充蒙古兵万户。皇子爱牙赤亦引兵还都。唯乃颜余党未完全消灭，尚有头目火都火孙及哈丹等出没西北，侵掠边郡，世祖经前几番出征，亦觉疲劳，乃命皇孙铁木耳，带领大军北巡辽河，以控制乃颜余党，又患海都等屡寇和林，即遣右丞相伯颜出镇和林，两路发出。皇孙铁木耳遣都指挥土土哈等，奋勇击破火都火孙，复以得胜之兵杀败哈丹。总算铁木耳能战，收复辽左，置东路旧户府，解除世祖忧虑。独海都一部甚是猖獗，忽传来皇孙甘麻刺兵援和林，被海都击败，甚是危急；世祖复议亲征，朝廷中又闹出事来。欲知详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二回 摇 绝饮断食烈士死节 披星戴月侠女复仇

摇摇话说皇孙铁木耳方引兵巡守辽河，遣都指挥土土哈把乃颜余党击退。海都复屡寇和林，世祖命皇孙甘麻刺往征，叫他与宣慰使怯伯会师，共击海都。又将土土哈一军调去接应。甘麻刺与怯伯相会，不知怯伯早已暗通海都，军行至杭爱山，忽然叛变，怯伯、海都共击甘麻刺。势在危急，幸得土土哈援兵到，才将救他出重围。土土哈亲自断后，敌众虽是不肯相舍，总算土土哈能干，几番杀退。但叛党踪迹无定，时隐时现，所以土土哈反难遏止。世祖闻报，复亲征西北，土土哈领军来迎，世祖抚臂安慰，便调大队四面进攻。叛党听得世祖自来，大家鼠窜而去，西北平定。

世祖引军还都，方到龙虎台地面，世祖叫部兵在此处暂驻几日，观看山水形势，因连年交兵，干戈不息，真个是赤地千里，鸦雀无声，民困兵疲，不胜感慨。当日至夜深的时候，世祖步出帐外，仰观天色，月黑无华，四境无烟火相照，百姓无鸡犬相闻，平沙雁落，郁林秋老，戎车历历，惊破鸟语莺啼。胡马萧萧，席卷蓬枯草靡，黯兮惨悴，不禁销魂。世祖看罢，自己言道：“历年虽用兵在外，朝中尚有桑哥等一般人辅政，难道民间荒凉如此，不设施赈救的法么？”时有侍臣乘机奏道：“桑哥丞相只徒在朝中把持政权，哪里还想得到民间的苦况呢！”世祖略点点头道：“我也有几分不相信他了。”

正在四处仰望，忽觉空中有震荡的声音，当时足下忽然转动起来，弄得世祖头昏眼花，站立不定，不觉惊讶失色。